

□赵峰

回老家最喜欢漫无边际地行走。一日,心血来潮开上车出了门,这次没有明确的目的。

先进入玫瑰镇,复穿山进李沟界,又一阵七扭八拐,进了东阿地盘。误打误撞,进了一个叫直东峪的地方。前些年我曾经多次到此造访。这个村三面环山,风水异奇,时不常就冒出个高人来。我曾经造访的那位叫房光武,通读《资本论》多遍,轻狂地还准备修改完善呢。

在这个三面环山的村落,唯西边有路通往镇上,南接李沟。现在大多数人家都搬至公路边,整日闻声喧不倦,看车流不厌,闭塞不再。往里走大都人去屋空,门上的铁锁也锈迹斑斑了。当然,也还有一些不愿意离开老宅的人家。那个差点成了哲学家的房光武的老宅已经沦为废墟,院子里不知被谁种上了棉花和青菜,只有北面的山墙还屹立在那里。空空荡荡的村落,鸡不鸣,狗不叫,牛羊不撒欢。如果不是坡上、地里还有一些劳作其间的身影,这样的静穆还真令人有些恐怖。

在一个长长的胡同里,我终于发现了村里人的踪迹。一位老人正坐在胡同深处的一个马扎上忙活着,他用那双布满青筋的双手,认真地从一堆摊开的干羊粪蛋里往外捻拾掺杂在里面的草和土块。我出现在街口的一刹那,他已经看到了我。从幽深的巷子里,我看到那种久违的友善的眼神,他并没有把我当成不速之客。

走近他身边时他还是那个样子,低头一丝不苟地挑着羊粪,只是抬起脸朝我笑笑,那笑很随意。他意识到了我的存在,不为所动,但绝对没有一点戒备。仿佛我就是他熟悉多年的邻居,刚从地里干活回来。

他穿着蓝色的印有机械厂标志的工装,头上戴着一顶半旧不新的太阳帽,这种装束这些年很常见,可能家里有孩子或者亲戚在工厂做工,穿不着送他的。

他诚恳地让我去他家喝水,和我小时候街上出现一个陌生的异乡人那样,大家都亲切地问一句:“渴吗?来我家喝水!”像是客气,其实没有半点虚情假意。那些年的乡村暖暖的,让人忘不掉。只是时过境迁,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记忆,还

名家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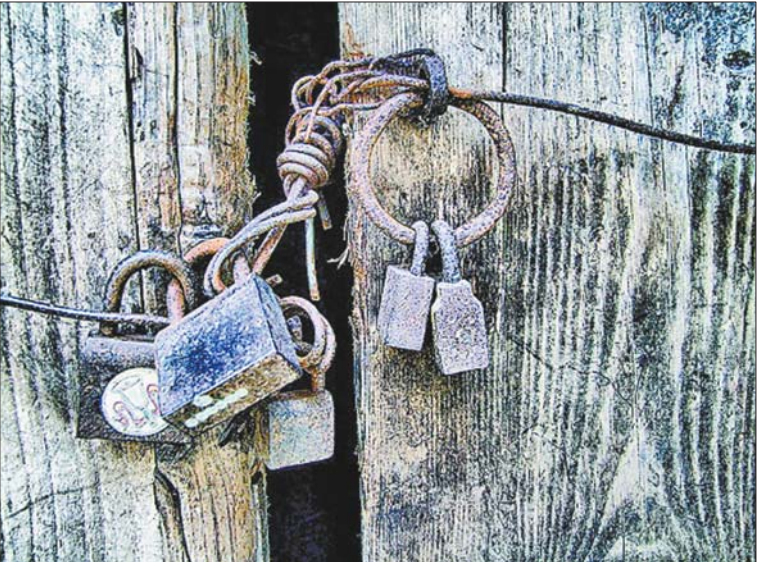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不息“用餐”不止

□刘天放(山东大学(威海)翻译学院副教授)

有人把读书比作修行、望远、品茶等,我却视读书为“用餐”。一日三餐一顿不吃就饿得慌。缺乏书的精神营养,就会精神萎靡甚至死亡。很惭愧,我平时读书较少,读书主要为了充电,故想给人指点些读书的迷津,觉得自己不够资格。只因暑期自己也要“用餐”,那就介绍一下我要细品的“主食”吧。

第一本是黄仁宇的《现代中国的历程》(中华书局,2011年4月第一版)。黄先生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和《中国大历史》备受推崇,而他的《现代中国的历程》也值得一读。该书是不同时期的文章合集。虽时间跨度大,但逻辑性和严密性,举证论证堪称严谨,数例翔实,绝非云里雾里。明末很难建朝之初的制度因祖制遭遇改革困难,治国理政遇到瓶颈。解燃眉之急的苛捐杂税加重了民众负担,各地官贪宦腐严重,社会矛盾激化。黄仁宇提出以“数目字上管理”期盼收支

最后的乡村



有伤感。

这个看上去七十多岁的老人,对外面的事情一点都不糊涂。说到那个准哲学家老乡,也很认可他的先知先觉,以及他许多不合时宜的话语,估计这位老人应该他唯一的知音吧。他应该不认字,可他能懂哲学的道理。另一方面他又对房光武的不合群做了最大的否定,他说一个人不能融进入群,在这里肯定是啥也做不成的。

我倒是对那个天才的房光武充满敬意,一个初中毕业生能把一本哲学巨著读得那样精透,而且在敬重这部伟大著作的同时,还能读出疑问。这件事给很多人未必能说明白,很多人不知道,哲学首先是从怀疑开始的,很多学科没有怀疑也无法进步。我觉得这个房光武是平凡中的不凡人物。

外面的新村,大小车辆飞驰而过,街上有很多的铺面。那里已与城市接轨了,城市里有的,这里除了大型公共设

施,也一应俱全。老村庄却在一点一点地萎缩,不久就会全然消失。那个老人或许是最后的坚守者,年轻人不会喜欢这样的空寂。当我离开他的时候,他诚恳地留我吃饭。我和他告别,转身后已经泪流满面。

回来的路上,我又想起南部山区一位卖枣的老人,每天极其认真地摘着枣子后边的干叶子,问他为啥,他说,带着也添了几个分量。还有一次在爬山爬得口干舌燥的时候,一位帅气的小伙子送我们一大袋子让我们解渴的苹果,我们心里害怕被当地人讹诈,半天没敢接。小伙子看出疑惑,用眼神和我们说了句:你们想多了啊!说完带着敦厚的笑消失在果园中,让我们一群文化人张着大嘴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乡村越来越城市化了,这些最后的乡村温暖,应该能助推这个庞大、却又渐渐破碎的形体,温情脉脉地前行。没有这样的温情,那真不叫乡村了。

定现实意义。作者没有咄咄逼人的说教,反倒透着慈眉善目般的说理,让读者迷恋。虽然他们说的不一定都正确,但其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和充满睿智的见解非常值得赞赏。

第三本是亚瑟·纳伊姆的《拯救最后的犹太人》(徐佳蓉译,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15年3月第一版)。这是一个都不能少的”的犹太版。作者是当年以色列驻埃塞俄比亚大使。作为营救行动的领导和亲历者,他讲述了非洲埃塞俄比亚黑犹太人是如何回归以色列的。为了拯救这支黑人犹太教部落,以色列政府在1985年第一次营救失败后,1991年花掉3500万美元(仅3天海外筹款),经与埃及艰苦谈判动用35架飞机最终将这14000多名法拉沙犹太黑人安全接回以色列!书中的信仰、苦难、惊险、奉献等情节令人回味无穷。

当然,常“吃”常新的还有鲁迅,胡适等的“主食”。包括小说等“副食”经常“吃”一点也很必要。暑假里静心地阅读吧——生命不息,“用餐”不止。

碎碎念

借出的钱拨出的水

□杨莹

公婆省吃俭用积攒了几万块钱,照老办法,存在银行吃利息。

那年年底,公公的老同事刘叔来家玩,闲谈起以前的老朋友,不是做生意,就是投资入股,听说都赚得盆满钵溢的。公婆心头一动,有些眼红,可叹自己没门路。

刘叔就说,他开的批发店想扩大经营,手头资金不足,想邀公婆入股,有钱大家一起赚。婆婆是个谨慎的人,多了个心眼儿:赚钱是好,如果赔了呢?这可是我们老两口将来养老看病的钱,赔不起啊。刘叔也不勉强,转而提出新建议,向公婆有偿借款,一万元钱每年付一千元钱的利息。公婆一听动了心,这比银行利息高多了。刘叔保证说,不管赚钱赔钱,都不会让你们吃亏,有欠条为凭嘛。最后,公公与刘叔一起到银行取了两万元钱。

当天晚上的饭桌上,公婆高兴地向我们“汇报”他们的得意之作。我一听,就觉得这事不靠谱。婆婆说,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,有啥问题,就是关了门,他也不会不认账。说多了,二老脸上就不好看起来,我们也只好静观其变。

第一年,刘叔倒挺守信用,到年底就送来了利息。婆婆把那一小叠钞票拿给我们看,我笑而不语。还能说什么呢?人家用铁的事实粉碎了我的质疑。

第二年,利息未能及时送到。春节过后,刘叔才上门,说是现在生意难做,外欠款多,请老朋友体谅。公公答,谁没有难的时候呢?分别时,两个老朋友紧紧握了握手。

第三年,刘叔迟迟未上门。公婆找个借口去刘叔的批发店坐坐,看到的却是生意惨淡。刘叔皱着眉头解释,辛苦做一年,没挣到一分钱,房租水电都吃老本,难啊!看到老朋友面临如此困境,公婆心一软,要钱的话再也说不出口。

我劝公婆,趁早把钱要回来,免得最后落空。公婆却说,多年的朋友面上过不去。

这一拖,就是小半年。等公婆听说刘叔的批发店早已关门大吉,人家老两口也到南方儿子家哄孙子去了时,打刘叔的电话,停机,没人知道他家儿子的联系方式。婆婆急火攻心,病倒了。我和老公好言安慰,小心侍候,总算平安度过。

后来,不甘心的公公四处托人打听,终于打听到刘叔的新电话。经过交涉,刘叔最后把两万块钱汇了过来。但老朋友的脸皮几乎撕破,看来以后是难见面了。

借出去的钱,差点成了拨出去的水,好险!借钱有风险,高息须谨慎,投机取巧的事,不是咱平常人家做得来的。这就是我们家的教训。

舌尖上的善良

□郑春柳

父亲与母亲相识相爱三十多年,我们生活于他们温暖的屋檐下,却未曾深深地体味他们相依相守的情感。

小时候,因为兄弟姐妹年龄靠近,一起上小学又一起上中学、大学,所以真是钱到用时方恨少,一家人只能勒紧裤腰带度着岁月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的餐桌上除了青菜还是青菜,偶尔母亲做出点新花样,父亲都赞不绝口,有时候是鸡蛋配上青菜,经过油炸后成为另一种食物,有时候是面粉青稞,现在忆起来,那种味道不能说难吃,但也称不上好吃。虽然父亲是个对吃要求极高的人,但我从没见过父亲摇过头。

1999年,父亲生意失利,家中条件更加困难,虽然此前日子过得并不优越,但至少没有外债,而今却背负了一身债务。母亲不言不语,矮个子的她渐渐学会了各种家务活,一直到现在,我看见母亲那伸不直的双手时总是忍不住流下眼泪。那时候她从来不抱怨父亲的失利,也不抱怨生活的变故,只是越发努力,听到父亲自责时,她甚至还开导他,“谁的生活能一帆风顺呢?”

后来我们渐渐长大,到大城市读书工作,吃过无数的山珍海味、美味佳肴,任何一种口味都比母亲煮的菜要好,我甚至好奇地问过父亲这个问题,他只是笑笑,什么也不说。直到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庭,为了柴米油盐或者丁点小事开始唇枪舌剑时,才知道,爱情的持久有时候只要保留着舌尖上的善良便足矣。

父亲对母亲并不高超的厨艺赞不绝口,保留舌尖上的善良,是为让母亲在那样的年月里还能认真地把日子过得富有激情;而无论父亲在事业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给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困境,母亲依旧保留着舌尖上的善良,让父亲没有后顾之忧,勇敢地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。

